

蘇聯少年兒童叢書

太 然 火 燒



蘇聯少年兒童叢書

燃燒

蘇聯·蓋爾曼著

司徒貞譯

耕耘出版社印行

1950

書畫兒童少年聯聯

燒

燃

版次	分發行所	發行人	發行者	聯聯
一九五〇·十二·初版	聯聯 上海·北京·漢口·廣州 書店	黃寶璣	司徒貞	聯聯·壹百

有 所 權 版

譯者序

這是我所譯的「蘇聯少年兒童叢書」的第四冊。

凡是讀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人，或是略微知道一些蘇聯十月革命歷史的人，就沒有不知道捷爾任斯基這個人的。他是列寧和斯大林最親近的戰友，是布爾什維克黨有名的鬥士。列寧曾對高爾基說：「他（捷爾任斯基）對事情的真相有着敏銳的本能。」——對於捷爾任斯基的評語，恐怕沒有比這一句話更扼要，更適切的了。

本書所寫，全是關於他的一些故事。原書一九五〇年由蘇聯國家兒童文學出版局出版，作者為蓋爾曼（Ю. Герман）。書名原為「關於捷爾任斯基的故事」（Рассказы о Дзержинском），但我嫌它中文譯名太長，就改為現在這樣。當一九二六年捷爾任斯基逝世的時候，斯大林同志曾哀悼他說：「我想用兩

個字來形容他這波瀾萬丈的一生，這兩個字就是：燃燒。」——中譯本書名的出處，就在這裏。

在蘇聯，這本書是「小學文庫」(Школь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之一，發行四十萬部。從發行部數來看，這也是極被重視的一本書。因為，一般少年兒童書籍的發行，按現在蘇聯一般的情形來說，一版印到十萬的並不多。至於被重視的原因，我覺得是：除了捷爾任斯基是個有名的人物而外，這些故事極富於教育的意義。作者的文字寫得很好，使人在不知不覺之間燃燒起對敵人對階級的仇恨，對同一階級的友愛，以及願為新世界創造而努力的熱情來。我所以把這本書介紹給中國的小朋友們，原意也就在此。

本書插畫的作者是庫里考夫(Н. Куликов)。

司徒貞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五日

引言

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卓越的活動家，列寧與斯大林最親近的戰友和朋友菲力克斯·愛德蒙多維奇·捷爾任斯基，是爭取勞動人民自由與幸福的一個有名的鬥士。

還在少年時代，捷爾任斯基就爲了工人階級而參加與沙皇政府的鬥爭。

沙皇的劊子手們很快地就理解到像捷爾任斯基那樣的人對於他們是如何的危險，於是就千方百計地捉拿這個革命家。

可是，捷爾任斯基堅強而勇敢地忍受了一切的不幸。對於革命勝利的信心使他的力量增加百倍，逮捕和監獄未能動搖了他對於共產主義勝利的信心。人家稱他爲「鐵菲力克斯」，這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過去的地主們和工場主們，沙皇的官員和大臣們武裝起來反對年青的蘇維埃政權。資本主義國家往蘇聯派遣間諜，破壞者，

暗殺者，他們千方百計地要破壞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

當時，依照列寧的提案，人民委員會決議創立一個「全俄肅反委員會」，以與蘇維埃政權的敵人作鬥爭。「鐵菲力克斯」被任命爲這個委員會的領導者。

全蘇維埃的人民都協助了「肅反委員會」。「肅反委員會」的光榮的工作者們，在捷爾任斯基同志領導之下，成爲了蘇維埃國家敵人所懼怕的東西；斯大林同志曾把這「肅反委員會」稱爲革命的堅強哨兵，無產階級的出鞘大刀。

在戰爭與破壞的時期，許多的孩子們都沒有人加以照顧。捷爾任斯基和他那「肅反委員會」中光榮的工作者們，從飢饉和疾病之中救出成千的孩子們，把他們養育成偉大蘇維埃的優秀公民。

蘇聯經過戰鬥而建立起來了。城市和鄉村的正常生活，多賴於鐵路的工作。

當時，布爾什維克黨派捷爾任斯基爲交通人民委員。「肅反委員會」的首腦變成恢復蘇聯鐵路的組織者了。

捷爾任斯基同志是一個熱烈地愛祖國的人，是列寧和斯大林忠實的學生和戰

友，他對於蘇聯的經濟復興事業盡很多的力量。他參加了社會主義工業最初一些大工廠的奠基工作。

捷爾任斯基於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逝世。

斯大林同志與他訣別的時候，曾寫道：

「現在，在蓋棺之前，回想一下捷爾任斯基同志一生的行程——監獄，徒刑，流放，「肅反委員會」之與反革命作鬥爭，恢復被破壞的交通，建設年青的社會主義工業——我想用兩個字來形容他這波瀾萬丈的一生，這兩個字就是：燃燒。」

目次

譯者序

引言

父親

油煎馬鈴薯

地下室中

從彼得格勒到莫斯科的旅行

夜談

站長

人民教育

偶遇

一

一

九

一四

一九

二五

三三

五五

六三

在學校裏

七六

兩幅肖像

八八



父親

在屋子裏，床是放在屏風後面的。

當工作疲倦不堪的時候，捷爾任斯基就走到屏風後面，拉下長靴，躺到床上。他睡的時間很少，只有三四小時。決沒有人去喊叫他。他自己起床，洗完臉，就拉開秘書住的房門。說：

「我大概睡了很多的時候吧？」

於是，在瞭解當他睡覺的時候所發生的新的情況之後，他就又坐下去工作。在桌子上放着書信和雜記，講演稿和報告書。一切他都要親自答覆，一切他都得過目。

譬如說，有些敵人準備出來反對蘇維埃政權，

因此就在籌款。大家都知道，有一家貿易商行叫做「伊凡·斯塔海葉夫公司」，它的東家繳納了一筆大款。莫斯科國民銀行與烟草工廠主波格達諾夫曾把金錢供給革命的敵人們。

可是，是誰繳納了四十八萬盧布這樣大的一筆款呢？那封法國信的秘密究竟是甚麼呢？這筆五十四萬盧布的款是怎麼回事呢？是從那兒弄來的呢？

他在很小的紙片上，把他所想像的敵人組織草略地畫了出來。

然後，不慌不忙地，按部就班地，解決那些只有他才能解決的任務……

★

他一面想，一面作着決定，在自己的屋子裏，從這角到那角，來回地踱着，正如他在監獄裏那時候一樣。他的眼睛閃着光輝，他把兩隻手又在腰間所束的普通士兵用的皮帶上。

在夜裏，秘書隨時把「肅反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召集到他的屋子裏開會。

來的有年青的工人，共產黨員，穿的很不好，很寒酸；有的打着裹腿，有的

穿着很大的，破舊不堪的球鞋，高統皮鞋，有的穿着外衣，有的穿着色丁布的俄羅斯式襯衣。

來的有以前的軍人，他們穿着在炎陽之下已經褪了色的制服，穿着已經發紅了的，破了的，用草塞着的長靴。

來的有白髮蒼蒼的老獵人，來的有鐵路機械師，黑海與巴爾的海的水手……

捷爾任斯基坐到自己的椅子上，看看這個同志，又看看那個同志，他講起話來了。他用很低的，很平穩的聲音，簡單明瞭地解釋着，應該如何揭發新的反革命組織。

「肅反委員會」的工作人員都大氣不出地聽着他的話。

然後，捷爾任斯基問道：

「有問題嗎？」

他對於一切問題，甚至最瑣碎的問題，都很詳細地回答。然後，就研究一切的計劃，捷爾任斯基又很注意地聽所有的提議。

他常常說：

「這很對。你說的不錯。」

或者是說：

「這不對。假若我們這樣做，一切事情都會失敗了。」

他又解釋其中的道理。

然後，他又一樁一樁地舉出「肅反委員會」工作人員的實際經驗作為例子。

利亞山車站放火者的事件……

薩拉托夫開來的火車事件。這火車載着食糧，是給正在飢饉的彼得格勒運來的，可是人民的敵人在彼得格勒並不收下，而使之退回薩拉托夫去了。

或者講「與兒童死亡鬥爭協會」的歷史。反革命組織的名稱倒很好，而裏面却隱藏着多少蒲特的炸藥，裏面有的是機關槍，來福槍，和手榴彈！……

那「憲法制定會議聯盟」呢？

那「白十字」呢？

敵人組織的名稱還不僅這幾個！還有：「黑色陣地。」

捷爾任斯基很穩靜地，很認真地講着；在辦理案件的時候，那樣做對了，那樣做的不對；那裏失之緩慢，那裏操之太急；以及應該如何去辦，在過去是怎樣辦的。

他熟思深慮着過去的事情。過去的事情可以使人在未來的工作中冷靜沉着，奇智勝人。

常常在這樣開會的時候，電話突然響了起來。捷爾任斯基拿起聽筒來。

他說：

「是的，聽見了。列寧同志，您好！」

屋子裏鴉雀無聲，連人的呼吸聲都聽得見。

捷爾任斯基與列寧說着話。他的蒼白色的臉稍微浮上了一點紅暈。在那幾分鐘間，「肅反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感到列寧不僅是在和捷爾任斯基說話，而是通過他，在和全體人員說話。

在會議之後，捷爾任斯基常常發現他的桌子上有兩塊包在薄紙裏的砂糖，或者是烟草的小包，或者是在紙裏包着灰黑色的麪包片。

全國都在飢荒中，捷爾任斯基和大家一樣，也是吃不飽的。如果直接給他拿來兩塊砂糖，他覺得可恥，立時會惱怒的。因此，「肅反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就把他們的禮物放在桌子上了。

可是，他並沒有惱。

他打開紙包，一看裏面正是包着兩塊砂糖，他的臉上浮出了一種奇異的，悲苦的微笑。



在背後，「肅反委員會」的工作人員管他叫做「父親。」

他們說：

「現在父親正在開會。」

或者說：

「父親叫我去呢。」

或者說：

「父親到克里姆林宮見列寧去了。」

常常在夜裏，他從「肅反委員會」大樓的這個屋子走到那個屋子。

他敞穿着大衣，穿着破舊的靴子，輕輕咳嗽一聲，就走進了年青的調查員的小屋。調查員站了起來。

「請坐。」

捷爾任斯基說着，自己也坐下了。

他用尖銳的目光注視着他的談話對手的臉，過幾秒鐘之後，就問道：

「你有什麼苦處嗎？」

對方回答說：

「捷爾任斯基同志，沒有什麼苦處。」

「不對。你的老婆在病着。而且沒有燒柴。我曉得。」